



天津市青年作家
创作获奖者丛书

诺言

武歆作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诺言

武歆作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言 / 武歆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获奖者丛书. 武歆作品集)
ISBN 7-5306-4286-3

I. 诺... II. 武...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870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4 字数 376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用什么来揭开秘密	1
门 卫	11
无脚的小玮	20
酒精夜	32
诺 言	41
唇 红	58
白 鞋	65
黑白女人	77
笔 画	90
私 事	102
手机的故事	119
大 火	128
阻 挡	143
梨园陈酿	160
红马甲	175
一九四九年的婚姻	187
寻 父	214
喜 妹	262
鸟 巢	296
小中年	327

悬挂锁头的门	356
突如其来的火车	390
马秀英的恋爱史	421
姿 态	450
后 记	477

用什么来揭开秘密

送别了姐姐。在回来的路上水英就想，那肯定不是一张简单的字条。姐姐水月是一个把什么都记在脑子里的人。写在纸上的东西，一定有问题。

水英是在收拾姐姐住院的物品时，在病床旁的小柜子抽屉里发现的那张字条。字条上有三个人的名字。三个人，水英都认识。要是字条上光有三个人的名字，水英也还不会对字条产生什么疑问，问题是其中两个名字的后面还连着阿拉伯数字。水月是什么时候写的那张字条，上面一点显示也没有，而名字后面的数字，水英也看不懂猜不透。

水英和姐姐水月都是搞贸易的，对数字极其敏感，尤其是水英，在她看来，数字除了代表日期、时间以外，最多的时候代表的就是钱。姐姐水月单身一人，又在商界闯荡了这么多年，应该是有些积蓄的。但姐姐水月死得很突然，与姐姐的最后一面水英没赶上，所以姐姐水月的许多事情，都还没来得及交代。一个去世的人不论积蓄有多少，查找起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但水英做事一向丁是丁卯是卯，她是不会让姐姐的积蓄在银行里变成死账，或是散在别人手里，白白地损失。她要让姐姐死得清清爽爽，也要让自己明明白白。于是她就想先从那张字条入手。



水英决定推迟回福州的时间。水英将推迟回福州的决定告诉了金天光。

金天光问，还有事情？

水英说，还有点儿事没处理完。

金天光试探着问，还有什么事？

水英说，我们家里的事。

金天光不解，水英的父母早已经去世了，水英就只有一个姐姐水月，如今水月又走了，家里还有什么事呢？但尽管不解，金天光也没有再接着问，因为他看水英没有再往下说的意思。他们夫妻俩的对话向来都是点到为止，一个人不愿说的话，另一个人也绝不会再去追问。其实，说不再追问，也只是嘴上不问了，金天光在心里却是还要追问的。

水英留下来办的第一件事，是找人。她去找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字条上排在第一位的人，他叫郑颜标。一个本市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老板。水月在他的名字后面，标着的阿拉伯数字是“30”。

郑颜标很难找，一个拥有千万元产业的大老板，一般都是行踪不定的。郑颜标接到水英的电话正巧刚要外出。但郑颜标没有以外出做借口回绝水英。郑颜标问水英什么时候来的，来前怎么也不说一声。水英说，现在打电话也不晚呀。郑颜标说，今天晚上，我给你接风。别忘了，叫上你姐呀。水英在电话那边连眼都没眨一下就说了声“行”。她不想告诉郑颜标水月去世的事，起码眼下不能告诉他。如果郑颜标知道水月去世了，她就有可能了解不到事情的真相了。过去，活人怕死人，活人不敢做对不起死人的事，怕良心上过不去。现在正好相反，活人欺负死人，对于死无对证的事，活着的人是不会讲良心的。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昧着良心做事，是可以自己原谅自己的。水英想，一个死去的人既然不能站出来说明事情真相，那就只有让她先活着。姐姐此时



还不能死。

郑颜标是在海鲜渔府给水英接的风。海鲜渔府在当地是很出名的，大而气派，有着128个单间、二百多个散座。服务生送餐，都是穿着旱冰鞋的。到那儿去吃饭的人，多半讲的是排场。

郑颜标是带着夫人来的。一般的商业应酬，他很少带夫人出来。见水英是个例外。当然主要是为了水英的姐姐水月。水英心里明白。果不其然，刚一落座，郑颜标就问水月怎么没来。

水英说，她去广州了。我这次来，也没碰见她。

郑颜标说，水月也真是，我们有两个多月没通电话了，打她手机，总是关机，大概她又改手机号了，我也找不着她。看来呀你姐姐把我忘到脑后了，要不手机改号，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郑颜标很无辜的样子，像是真的受了多大的委屈。水英看惯了这种惺惺之态，没有搭话，只是笑笑。心想，那是你没想找，要想找，还能找不到？有一年，有个欠郑颜标钱的人跑了，数目不大，可郑颜标四下里撒网，愣是在洪都拉斯发现了那人。两年后，那人以为没事了，回国刚下飞机，就被早已得到消息的郑颜标报了警，让警察把他抓走了。

为了显示这次宴请只是一次家宴，郑颜标向太太使了个眼色，郑太太就站起来说，先点菜吧，小英好长时间没来了，这回得让她尝尝这里的“菊花蟹”。

郑太太拉起水英的手往大堂去点菜。穿着旱冰鞋的服务生一直恭候在旁边。两人一边点着菜，一边说着话。

郑太太说，我还真的挺想你姐姐，最近你们见过面吗？

水英说，没有呀，您还不知道她那个人，天天闲不住，也不知忙的什么，光知道挣钱。钱趴在银行里只是个数儿，屁也不是。挣钱不就是为了享受的吗。她呀，不爱说话，这些个理儿，我对她讲了不知多少遍，她却连个态也没跟我表过。也不知是听进去，还是没听进去。



郑太太说，这可怪了，我们姐俩在一起时，她的话可是特别多。对了，她有合适的了吗？

水英说，她说了，这辈子不想再结婚了。

郑太太说，你告诉她，凡事不能太绝对了，有合适的，可别放过了，也得谈谈。

两人说着话，菜已点齐，一起回到了包间。

郑颜标正吸着烟，见俩人说说笑笑进来了，就问俩人说什么了这么高兴。

郑太太说，我们说的是水月的婚事。

郑颜标说，这事儿，你们是瞎操心。水月什么个性，你们不是不知道，再说水月那么能干，哪个男人也不敢跟她。都不是外人，我说句实在话，当初没有她帮我，我到不了今天。可我就是不明白，一切都好了，她反而离开了。你问你嫂子，我们俩劝了她多长时间，她就是要走，理由吗，就是好朋友太好了，就不能在一起合伙干买卖，否则肯定会反目。

水英说，这些事我哪能不知道呢，我也劝过她，她不听。她这个人就是主意太正。别看我们是亲姐妹，可脾气完全不一样。

郑颜标说，你比你姐厉害，心眼儿也多。

正说着，菜上来了。郑颜标说，好了，咱边吃边聊。

正是蟹肥时节，当然要吃螃蟹，吃螃蟹就当然要喝高度五粮液，喝完五粮液，当然还要喝鲍鱼汤。一到了这种场合，水英就有点工作的感觉，怎么琢磨怎么觉得这顿饭像是一次商业运作。水英没心思吃，她在想办法把话题引到她想知道的事情上。但又不能直接问“你是欠我姐姐30万吗”。不能直接问，就绕着问，几百万甚至于几千万的事情，水英都搞定过。

水英说，郑大哥，其实你也帮了我姐不少忙，那时候她不也是找您借过钱吗。

郑颜标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那要叫帮忙，我恨不得她天



天找我。那会儿，她刚离婚，没房子，手头又倒不开，找我借了点儿，可过后马上就还了。

郑太太说，水月借钱可规矩了，又是写借条，又是盖章。当时我在一旁，看得直起急，一家人似的，用得着那么麻烦吗。我家老郑就是送她100万，也是应当的。

郑颜标说，就是吗，生意做得大，讲的就是个“义”字吗。

水英说，郑大哥，我也是生意场上的人，生意人可不是都像您那样重义气，见利忘义的事太多了，我敬佩您。

郑太太说，小英，你别夸他，他对别人可不是这样，也奸着呐，可黑了。往回拿钱就高兴，往外出钱，就像掏肝挖肺似的，别看水月找他借钱，他高兴得像是捡了金元宝，要是换了别人借，你看他心疼成什么样儿。

郑颜标哈哈乐起来，郑太太也随着丈夫笑起来。这俩口儿，配合还挺默契。

水英不露声色，也跟着一起笑起来。她太了解生意人了，所谓资产，那都是个虚数，只能骗局外人。钱不落在口袋里，那就不叫钱，只是数字。哪天投资的钱没收回来，就有可能连房子带车都拿去抵了债。别看有人号称几百万、几千万，可让他们一下子拿出来几十万，不一定就拿得出来，也得东拆西借。谁敢保证他郑颜标就不会找水月拆兑过钱？这30万，今天一定得弄个明白。原本就是郑颜标欠姐姐的情，如今姐姐不在了，就更不能让他沾了便宜。水英就是这个脾气，她可以把30万当成礼物送人，但是钱绝不能花得不明不白。生意人忌讳的就是吃亏上当，做冤大头。

水英端起酒杯，为了答谢郑颜标夫妇的款待，向他们敬了酒，给郑太太夹了菜，很随意地又扯开了话题。

水英说，郑大哥在本市商界的信誉很高，想必有很多人请您出面做担保吧？我老公和我，最怕的就是这些人情担保，人心隔肚皮嘛，但朋友之间又磨不开面，真是麻烦呀。



郑颜标说，可不是吗，去年有个朋友求我做担保向银行贷款。都是老朋友了，我哪儿好意思不答应。谁料想那朋友是山穷水尽，想用那笔钱翻身的，结果，他身没翻成，彻底掉沟里了。贷款到期时，他还不上，我只好自己拿那笔冤枉钱了。从那儿起，我就发誓再不做担保人了。当然，你要是请我做担保，我是一定会出面的。

郑太太说，小英，他就跟你亲哥一样，你有话就直说，有什么要他帮忙的地方尽管提，他要是敢皱下眉，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我们跟你姐是一家人，你和我们也就不是外人了。

这夫妻俩把话挤到了墙角，水英已经没有办法迂回。水英在没有任何凭证的条件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直接向郑颜标问那“30”的涵义的。

那天晚饭，吃了两个多小时，水月生前写在郑颜标名字后面的“30”，仍像谜一样使水英无法解破。

虽然在郑颜标那里出师不利，但转天水英还是毫不犹豫地约了施南。她找施南只是想让他承认，他曾借过或是姐姐曾给过他钱。让他知道，是他对不起姐姐，而姐姐没有一点儿地方对不住他，她要让施南永远记住姐姐。不过，照着施南的性格，只要有那16万的事，他会承认的，只要他承认了那16万，为了在她这个前任小姨子面前保持“尊严”，他肯定会退还的。

施南是水月的前夫。两人是在结婚四年后离的婚。由于两人没有孩子，所以婚离得很利落。至今已离两年了。在那张字条上，施南名字后面连的阿拉伯数字是“16”。这“16”是姐姐主动送给施南的，还是施南找姐姐借的，水英拿捏不准。离婚时，水月就曾主动把房子让给了施南。早先与姐姐水月说起施南时，水英能感觉出来，姐姐水月并不恨施南，相反还有些怜惜他，同情他，甚至姐姐水月曾流露过，假如施南需要帮助的话，她肯定会帮助他的。

施南在食品研究所工作，是个埋头钻研业务的人。但可惜的

是，他钻研的是营养学。这是个给别人带来营养，自己没得多少营养的专业。他的收入远远不及水月。两人离婚时，理由是性格不合，但水英一直认为，是由于收入差距太大的原因。

水英是在食品研究所门口与施南见的面。水英不像对郑颜标那样，用话套，水英不费那心思。对于施南这个窝囊废，她就直来直去。施南怕她，怵她。以前是这样，现在依旧是这样。

水英说，老施，知道我今天从福州过来，找你干什么吗？

施南说，不……不知道。

水英说，我找你是谈钱的事。

施南说，钱，什么钱？

水英说，别跟我装，我姐姐对你怎么样？你不要合适憨厚。你花着我姐姐的16万，心里就踏实？

施南扶住一棵树，脸像树皮一样皱着。他被这个前小姨子弄糊涂了。

水英说，我姐姐是不是给过你，不，是借过你16万？

施南要是不抓着树，非瘫地上不可。

施南说，她……她什么时候，借过我16万呀，她在哪儿？我找她。不……让她找我。要当面把话说清楚。

水英说，想不到你还挺有心计，你知道，这钱我姐姐是不会找你要的。她30万的房子都给了你，还能向你要这16万吗。我姐傻，我可不傻。

施南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使劲儿摇着树，树虽然也替他着急，无奈，和施南一样也说不出话来。水英见了，就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她知道施南不会装。施南是老实人。再有，毕竟自己也是捕风捉影，施南要是真的较了真儿，她今天也不好下台。于是甩下一句“你觉得你对得起我姐姐吗”便要走。施南拦着她，不让她走，说这个事儿一定要说个明白。

施南说，我会给水月打电话的。



水英不再理会施南，转身走了。把施南和他抓着的那棵树，扔在了身后。

金天光说，打折的机票，签不了字。

水英说，我知道。

金天光说，那还是明天走。

水英说，明天。

水英明白，金天光想知道她不走的原因。她暂时还不想告诉他。金天光与姐姐水月之间的事情，她还没弄明白呢。水月字条上的第三个人，就是金天光。但奇怪地是，水月没在他名字的后面写数字。这就让水英一时不知从哪下手。她想不好该以怎样的方式去问他，想不好的事情，水英是不会去做的。

明天就要走了。福州那边还有许多事情。生意上的事，永远没有尽头。不过，水英还是决定要给郑颜标和施南打电话，还是要告诉他们水月去世的消息。将死讯通知亲朋好友，这也是一种礼节，总不能让死去的人，还像活人一样占据着人家的记忆。对死去的姐姐水月，也是一种慰藉。她能安静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现在告诉他们，还算不晚。越晚越尴尬。

水英拨通了郑颜标的电话。郑颜标当然是要吃惊的。两天前水英还在他们夫妇面前谈笑风声，告诉他们水月在广州。两天后却突然死了，任何正常的人都是要吃惊的。不吃惊，反而不正常。不问明白，也不正常。

水英说，她得的是癌症。

水英说，住了20天的医院。

水英说，闭眼时，我没在身边。

水英说，那天没有告诉您，是怕您受惊吓。

水英说，现在告诉您，是因为您是姐姐的好伙伴、好朋友。

郑颜标还是不信。有过程的死，人们不惊讶。突然的死，却



是很难转过弯儿。郑颜标就是转不过这个弯儿，因为他有转不过弯子的原因。也正是他那个转不过弯儿的原因，给了水英一个答案。关于字条的答案。

郑颜标说，我前些天还收到她寄给我的明信片呢。那天我忘了跟你说。

水英说，前些天……到底是哪天，她给您寄明信片干什么？

郑颜标说，是……上月30号，我生日那天。对了，你告诉我，水月哪天住的院。哦，我明白了，就是她住院那天给我寄的。

郑颜标都弄明白了。水英也弄明白了“郑颜标 30”。当然，关于水月的字条，她还是不想让郑颜标知道。接着郑颜标电话那边的声音开始哽咽了，一个大男人絮絮叨叨地向水英说了许多他与水月之间的友谊。水英在听郑颜标电话的一个多小时里，全身始终软软的，举着电话的手一直在抖。

弄明白了的水英，又给施南打电话。她直截了当地问施南，上月16日是个什么日子。施南这次态度很强硬。

施南说，我结婚的日子，你想怎么样？

水英说，我不想怎么样，我是想告诉你，我姐姐去世了。

施南那边好半天也没有回音。

水英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

施南的愤怒，通过电话传了过来，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上月16号，我还收到她的贺卡呢。

水英说，她是真的去世了，我没必要用姐姐的生死来开玩笑。

电话那边的施南，依然是怒气冲冲的。他说，我和你姐姐的事，是我们俩的事，希望你不要掺合。说完，电话就断了。

水英想，电话一定是被施南摔断的。施南摔电话，要是放在以前，就是放在两天前，水英都会不依不饶的，可现在她没有了力气，一点力气都没有。她想，就让一切都过去吧。



水英处理完姐姐的后事，和金天光回福州了。

两个人拖着行李箱上到二楼，水英说，你先上去吧。金天光说，你去哪。水英说，我先看一下信箱，一会儿就上去。

金天光到五楼，刚进屋还没站稳，水英就冲了进来，忽然一下子就抱住了金天光。

金天光慌了，忙问她怎么了。

水英一点声音都没有，突然就哭了起来，声音大得吓人，像憋了许久。她在金天光的怀里说了什么，金天光一个字也没听清，因为水英的嘴很紧地贴着金天光的胸口。

金天光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抱着水英。

水英在金天光的怀里哭了好久。

门 卫

食品研究所在一条小马路上，本来这条马路就挺僻静，再加上研究所的大门又深凹进去大约十来米，尽管在临街的地方挂着一个字体挺大的牌子，可还是没人注意它。来研究所办事的人，站在小马路上，总要问上好几个人，才能找到研究所的大门。

外人不注意他们，研究所里面的人也不大注意自己。十来年了，没调进来过人，也没调出过人，所里有三十几位研究人员和职工，在日复一日中都已成了一群日薄西山的四五十岁的半大老头和半大老婆，谁脸上有几颗痞子，彼此心里都特别清楚。

不过这年九月，新分来了一个女大学生，一下子将研究所这个死水塘搅活了。

女大学生叫冯劲劲。所长带着她挨屋走了走，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天她就跟大家熟了，一见面有说有笑的，自来熟。冯劲劲高挑的个儿，总爱穿两极分化的衣服，不是紧兮兮的就是松垮垮的。她走路挺胸昂头的，说话声调也高，楼上一笑，楼下的人都能听见。她就像一面旗，猎猎地招展在研究所的上空。

研究所的半大老婆们一个劲儿感叹，这哪像我们当初刚来单位那会儿，个个都低眉顺眼的，看见人脸就红，好多年了，还不敢大声说话。半大老头们却都兴奋起来，像来了卫生检查团，一



个个都焕然一新，开始关注起仪表来。唯有与冯劲劲在同一办公室的老张，还跟以前一样，冯劲劲搅起的水浪，好像一点也没溅到老张身上，他依旧干爽爽的。

老张45岁，离婚已经7年了，为什么离的婚，他从没在所里说过，像一个封得极好的带塞儿的瓶子，把自己的故事捂得严严实实的。老张不爱说话，总是一副低头沉思状。他没有什么外部特征，要想描述他，得好好想一想，才能断断续续地勉强讲两句。对于叽叽喳喳的冯劲劲，老张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依旧按部就班的认真地做着自己的事。

老张，您别忙了，歇会儿，聊聊天。冯劲劲说。

冯劲劲穿着一件无袖连衣裙，身上也不知洒了什么香水，弄得满屋子都是香气。坐在老张对面的孙大姐，见冯劲劲这么没有礼貌地称呼老张，她估计老张准得翻脸，因为冯劲劲来了一个多月了，老张从没有像所里的其他男人那样，对冯劲劲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兴趣，再加上他的怪脾气，肯定他得教训冯劲劲几句。孙大姐正等着看冯劲劲出丑，可没想到，老张竟放下笔，冲冯劲劲笑了笑，说那就聊会儿。

孙大姐吃惊地看着老张，愣住了。

这样吧，老张我给你出个题，考考你。冯劲劲像只猫，在屋里来回走着，依旧“老张、老张”地叫着，你说，人最离不开的营养是什么？

老张是研究食品营养学的，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他下意识地用左手按按桌上放着的厚厚的《食品营养学》，右手摸着钢笔认真地说，要想知道人必需的营养是什么，那就得先了解人为什么会衰老？从生物学来解释，就是人在新陈代谢中，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这些自由基与核酸、蛋白质、脂类等发生反应，生成氧化物或过氧化物，这些物质导致细胞膜通透性的改变，进而导致了各种膜结构受到破坏，这时衰老就发生了。要想不让